自己是不能妄自菲薄的。在恢復年輕一代的自信心上，俞老師是功不可沒的。

十餘年來，我在徬徨悲觀中，漸漸知道抓住並肯定一些東西，師友的鼓勵給予我莫大的力量，有生之年，我將和受俞老師所影響的朋友們，一同向中國的深海中去發掘。只要我們有信心，有勇氣，我們總是可以直着腰桿，眞正的以中國爲榮。

俞老師走了，但他的精神是永遠亮着的，光芒不大，但在黑夜中却是征途的一種指引。

哲人已萎

——悼念俞大綱老師

陳秀芳

青溪水慢慢流

俞老師猝逝了，沒有人相信這是事實，甚至師母也不相信，她問那些驚聞惡耗趕去探望她的學生們說：「俞老師死了，你相信嗎？」她搖着滿頭安詳的銀髮，鎭靜地望着她眼前的年輕人。不可能的，一定是有人惡作劇，揑造了這個可惡又可恨的消息。不可能的，俞老師怎麼會死？他一直是生命力旺盛地活在我們身畔，指點我們做學問的途徑、研究的方向，他那旁徵博引、援古證今，滴滴不絕的話語言猶在耳，他那朗朗、幽默的笑聲，也還迴盪在周

圍的空氣裏，他，怎麼會是死神所攫取的對象？

可是他人呢？怎麼我們去他的書房裏尋他，千百次都找不到他，觸目所及的只有那一排排整齊而冰冷的書册。那些書，它們曾經爲俞老師愛撫過、翻動過，是何等地幸福啊！可是現在，它們又是何等地冷漠和不幸，它們甚至記不起主人指頭的溫度，只是呆呆地站在書櫃裏，張着驚愕的大口、睜着荒蕪的瞳孔，望向虛無。我們一再尋找老師，以爲他忽然興起念頭要和我們捉迷藏。我們並且試着說笑話給師母聽，以爲老師會哈哈大笑地從躲藏的地方走出來。

然而，沒有，他沒走出來，他永遠不再走出來，於是我們才明白，他如今已長眠了，陪伴着他的是我們對他無盡的愛的懷念。

我們不知道他會死，眞的，我們以爲他永恒地年輕，像萬年青，枝茂葉綠，永不枯黃、萎縮。我們以爲他的精神早已嚇退一切軟弱的病魔，何況光陰那歹徒，更是早已逃得不見踪影。事實上，我們從來沒想過他會老邁，或他會逝世這類事。怎麼會呢？我們和他談學術，說戲曲，品評時事，他就精神奕奕地回答我們，糾正我們所犯的錯誤，指出我們應走的方向。於是，我們就在他的精神王國裏，享受恣意馳縱的快樂和幸福，我們任憑他帶領，回到鄉土，回到古代，回到中國幾千年來文化的神髓裏。等到我們再走出來，我們已是一個個滿載而歸，心靈充實而豐富，意志堅定而暢旺，我們因他而活得更賣力、更起勁了。這時，有誰會說，眼前的智者是一憔悴的老人？他的額頭因思慮而多皺？這時，我們只會贊美心靈的青春美，膜拜智慧的圓融美。

是了，他實在沒有遠離我們而去，他永遠活着，硬硬朗朗地活着，悠悠長長地活着，在我們這一羣青年子弟的心目中，他的精神感召力和生命力宛如一條青溪水，流過原野，流過

鄉間，流過荒原，一路滋潤着溪兩岸的作物和草木，即使它忽然在地面消失了，翻開地層，我們還是看得到它，它已隱入地底，變成伏流，但還是潺潺地日夜流動着，叨叨地訴說他那敏銳而淵博的學者胸襟感受到的一切。

■一串串心靈的花菓

我們在訴說我們對老師底懷念時，同時也抱怨我們底無助，此後，誰來告訴我們如何整理中國的古典戲曲遺產，誰來細心地向我們解釋平劇如何欣賞，平劇舞臺又是如何地與中國傳統的宇宙觀緊密結合在一起？誰來領導一羣徬徨的年青人放棄名利、放棄工商業社會五光十色的誘惑，去親近鄉土文學，去擁抱中國文化的根？

老師去逝後第二天，我在雄獅美術社遇到施叔青，她說：「怎麼辦，以後文章不知怎樣寫下去才好。」有那麼多莘莘學子依賴他，汲取他心靈的泉水來灌溉他們的學術花卉。如今，他不發一言悄然地走了，我們曉首無語問蒼天，不知該如何才好。

老師治學的領域十分遼濶，他早年本行學的是歷史，後來逐漸擴大，舉凡文學、藝術、戲劇，都有很濃厚的興趣。在中國古典文學家羣裏，他獨獨偏愛李商隱，而李商隱詩中，他又對那首「無題」特別傾心賞愛，有一次，我與我的朋友去怡太旅行社他的辦公室看他，聽他講了將近兩個鐘頭的「無題」分析，原來他把自己一生的境遇、情操都融合在那首短詩之中了，無怪乎他講起來特別地淋漓盡興。他也很喜歡對學生講解李商隱詩集，有次我又去探望他，赫然便是林懷民在上他的課。

他對「雲門舞集」的關懷、批評，即可看出他對藝術獨到的見解與品味，「雲門舞集」本來是非常現代化的藝術，即使是年輕的一輩都不見得能够坦然地接納，可是他却發乎內心地關愛、鼓勵這羣年輕的舞者，並且從傳統裏尋找可以與「雲門舞集」銜接得上的文化特色

。他提醒舞者注意平劇的基本手勢、動作、舞臺安排等，把傳統的和現代的水乳交融地揉合在一起。

他對中國戲劇的關注，大概是他最近數年來所致力的主要研究對象。他主張戲劇在一切文化中與人類的生活關係最密切，因此不贊成將戲劇放在學院裏，當成老古董那樣研究；同時，戲劇又是活在舞臺上的，因此他也不贊成把戲劇和舞臺隔離開來，當成案頭文學那般研究。他對於時下許多受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影響的年輕人，動不動就拿出西方的批評尺度來衡量中國戲劇，大不表同意，對於他們喜歡用生硬的比較方法來剖析中國戲劇，他也不贊同。他以爲研究中國戲劇或中國文學，探討到人類最基本的感情與慾念，便難免會牽涉到人類學的研究領域。所以，他是贊成用人類學和神話學的觀點來幫助研究中國戲劇，然而還是要很小心謹愼，要先對中國文化有深刻認識，否則就會有削足適履的情形出現。

我的一個朋友對中國神話研究有年，他聽了十分欣慰，畢竟中國神話的研究並非後繼無人，雖然後來他也曾向我提過，我的朋友的某些觀點他並不贊同，然而他那神情，仍然是獎勵多於責備，安慰多於抱怨。

他對戲劇一再强調的是，要與鄉土、民衆結合。所以，他主張繼平劇劇本整理之後，把臺灣各鄉鎭的地方戲也做一番田野調查，分舞蹈、音樂、文學三方面予以整理、記載。文化學院戲劇系有一個「子弟團」，不久前曾公演過幾場子弟戲，便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的，那時，他還說希望將來能把臺灣的南管、北管陸陸續續整理出來，彙印成書。

大約一個月前，他還花了一個晚上，向我講應如何動手整理古典戲劇，他向我提出很多構想，其中一個重要的構想是，把宋南戲先整理、標點出版，以嘉惠研究中國戲劇的學生。此外，中研究珍藏的那一批民間俗曲，彈唱小說和戲曲劇本，現已由臺大教授曾永義等人整

理出一些眉目來，他以爲應該儘快印成書，以利研究戲曲的人參考。

那天晚上，他還放了一捲他珍藏的錄音帶給我聽。原來，大約十年前，他有一個學生在中廣主持節目，那陣子剛好政府在提倡文化復興運動，於是他便靈機一動，把中國古戲曲用解說、表演的方式來介紹給一般民衆聽。他放給我聽的正是宮門子弟錯立身，現存於永樂大典裏的南戲之一，先是有一段開場白，介紹中國戲曲裏的專有名詞，譬如勾欄、官身、冲州撞府等，然後介紹故事情節，在介紹故事情節時，其中有幾段是用表演的方式讓讀者身歷其境，配的音樂都是現存的古戲的音樂。老師以爲，這類工作應該一系列地做下去，先從南戲做起，然後之雜劇，明傳奇、崑曲、平劇等，各挑其代表作，用一種很活潑生動而又不失平實的方式介紹給一般百姓，讓他們用耳朵聽，用心靈感受，中國的古代戲劇是多麼地豐富，它們又是怎樣一代一代衍變下來的。

我們那天晚上談得很興奮，他因爲我在出版公司做事，所以特別告訴我這些，可見他是怎樣的有心人。後來，過了一星期，他又打電話給我，說他希望我帶錄音機去，他可以向我談如何用科學方法整理中國的古籍，讓我發表在報上，以引起大衆的注意。我聽了很高興，答應他第二天去看他，可是第二天，他又表示稍緩些日子再談。這就是他的個性中較令我不解的一面。時常，我聆聽他的每一席話，都覺得獲益無窮，便建議他寫下來，或是由學生替他整理出來公諸於世，他馬上便呵呵大笑，說講一講還可以，發表成文字就得愼重了。所以我屢次想替他錄音，却總被他推辭掉。而即使他已發表在報上的文章（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他學生替他整理的），他也是不滿意，認爲是塗鴉之作，距結集成書的日子還十分遙遠。

他不僅主張整理、改革國故，而且自己也身體力行，譬如根據明傳奇荆釵記與四川的地方戲，把「王魁負桂英」的故事用平劇的演出方式改寫成一齣動人的悲劇。然而，由於他身

受的古典文學薰陶太深，擺不脫字句文雅的束縛，因此這齣戲看起來有點類似元代的「案頭劇」，以辭藻優美取勝，他自己也深知自己的缺點，所以「王魁負桂英」每次演出，他總要一再修改，並勇於嘗試一些新的技巧，譬如最近兩次的演出，他就在正戲上演之前，插一段京韻大鼓，用彈唱的方式交待故事的前半段經過。演出時，他通知我們去看，並聽取我們的觀後感，那種認眞的神態，就像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作家一樣。

他改編或創作的劇本都只含有一個目的，卽改善平劇的現況，以使現代人更容易接納它。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試圖保留平劇的優點、發揮它的長處，而後針對它的缺點予以改良。他對現時的平劇劇評家，也很不滿意，他認爲施叔青的「拾玉鐲」，那種分析、批評方法是很好的嚐試，雖然「拾玉鐲」的觀點還不十分成熟，可是他以爲是值得提倡和鼓勵的。爲了這點，他還爲施叔青的「西方人看中國戲劇」（裏面收了「拾玉鐲」）寫了一篇長序，主要是針對目前平劇劇評界的一些不好現象而對症下藥，一方面也藉以鼓勵作者繼續努力下去。可見，他獎掖後進是不遺餘力的，同時他批評現況又是儘量地委婉、含蓄，不失中國士人的謙謙風度。我曾建議他把那篇長序發表在報上。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和覺醒，可是他說他不願人家誤會他在攻擊他們，堅持不肯發表。

哲人已萎

每次，我到怡太旅行社去找老師談話，心裏便會十分告慰，我們這一代年輕人迷失的太多，徬徨的太多，很多人到旅行社辦的是出國手續，然而他們心中對自己的遠景不一定有清晰的輪廓，或許他們只是在不由自主之下選擇了自我放逐的路子。但，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們又是何其幸運，我們到旅行社來，找一位導師談心，聽他用睿智的言語啓發我們矇閉的心智，聽他告訴我們如何愛護鄉土、重視鄉土，讓我們不必在廣大的世界裏迷失了生命的指標，

讓我們不必在一片迷霧中暗自摸索徒勞無功，或是白白多走一遭冤枉路才回過頭來。

哲人已萎，但是他的精神已深植我們心中，讓我們不要坐在路旁放聲大哭，讓我們手携手邁向前方，繼續走完我們應走的路。

記憶裏有一幅畫

邱秀文

記憶裏有這麼一幅畫面：兪大綱先生坐在搖椅上，神情瀟灑又恬逸，他的手上總有一根燃着的香烟。談話時，他往往抽煙不停，一串又一串發人深省的話語就在烟霧中吐露。

四月二日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，天氣陰沉。我叩動兪先生家的門扉。像過去五年中任何一次的拜訪一樣，兪先生夫婦總是愉悅迎人。

記得有一回，兪先生對我說，他們夫婦的二女一子都遠在國外，已經十幾年了，屋內經常只有孩子們的彩色照片，年輕朋友的「打擾」，驅除了生活中的寂然。

「這些『打擾』，如同我生命的『維他命』。」聽得出來，兪先生的話是那麼的眞誠。

那天，坐在兪先生佈置得極爲典雅的書房裏，還沒有開始談話，兪先生就在書架上找煙。我說：「您的煙癮好大，難怪薰得嗓子都啞了。」他笑說：「那不一定，恐怕是我的年紀大了，大概就要說不出話來了。」